

西塞罗文集

CICERO

(政治学卷)

王焕生 译

尊重正义和虔诚，它们不仅对于你的父母，对于你的亲人们，
而且对于你的无比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重要的。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西塞罗文集

——（政治学卷）——

王焕生 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塞罗文集·政治学卷/(古罗马)西塞罗著;王焕生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9

ISBN 978-7-80211-893-5

I. 西…

II. ①西… ②王…

III. ①西塞罗, M. T. (前106~前43) - 文集 ②政治学 - 文集

IV. B502.42 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0153号

西塞罗文集(政治学卷)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韩 冰 贾宇琰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0(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470千字

印 张 33.75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70.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序 言

一

西塞罗的全名是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他是古罗马著名演说家、国务活动家、哲学家、拉丁语大师，一位多产的拉丁散文作家，是古代希腊罗马传世作品较多的作家之一。

西塞罗于公元前 106 年出生在拉丁地区东南部小镇阿尔皮努姆（Arpinum，今 Arpino）附近他父亲的一座庄园里。“图利乌斯”原是一个贵族姓氏。在罗马王政最后一位国王“傲王”塔克文统治时期，族中曾经有人被国王处死。塔克文统治被推翻后，族中有人出任过公元前 500 年的执政官，在粉碎塔克文的复辟阴谋中立有功劳，后来该氏族显然中落了。阿尔皮努姆原属奥斯基人的居住地域，公元前 303 年才获得罗马市民权，公元前 188 年在西塞罗的祖父时代才获得选举权。西塞罗一家长期居住在那里，较为富有，且受人尊敬。“图利乌斯”氏族的“西塞罗”（Cicero）分支可能源自西塞罗的祖父辈，“西塞罗”（Cicero）原意为“豆子”（cicer），由外号而成为家姓，与先前的图利乌斯贵族世系没有关系，只是由于西塞罗的父亲获得骑士称号，才进入骑士等级。西塞罗本人是该家庭中第一个担任高级官职的人，因而他一再声称自己属于“新人”（homo novus）。西塞罗的父亲一直生活在乡间，一生未从政，但他很看重文化修养，喜欢学术，关心儿子的成长，从而使西塞罗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后来西塞罗在父亲的带领下，与弟弟昆图斯（比西塞罗小 6 岁）一起来到罗马，投拜于当时在罗马执教的希腊教师门下，继续求学。

西塞罗具有很高的文学天赋，十五六岁时就开始写诗，其中包括长诗《马略》^①，还翻译过希腊诗歌。不过他对演说术却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那是当时年轻人步入政坛的必备条件，从政的必要手段。西塞罗的青少年时期正是罗马著名统帅马略（Marius，公元前156—前86）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时期。马略与西塞罗同乡，也是西塞罗的长辈亲属。此人虽然出身于社会下层，却颇有才能，以杰出的军事功绩跻身于社会上层，从而在家乡享有盛誉，受人崇敬，这对西塞罗树立人生志向显然不会没有影响。与此同时，罗马广场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那里浓烈的政治气氛和频繁的政治活动对年轻的西塞罗也是很好的熏陶。西塞罗在罗马学习期间师从名门，例如曾随著名的法学家斯凯沃拉（Scaevola）学习法学，随费德鲁斯（Phaedrus）学习伊壁鸠鲁派哲学，随菲隆（Philon）学习学园派哲学，随狄奥多托斯（Diodotus）学习斯多葛派哲学，从而使他在原有的文学素养基础上，又获得了广泛的法学和哲学知识。

西塞罗约在公元前1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步入社会生活，从事诉讼。他本人发表的第一篇演说辞是公元前81年的《为昆克提乌斯辩护》（Pro Quinctio）。公元前80年，他发表了《为罗斯基乌斯辩护》（Pro Roscio）。这篇演说辞为他赢得了很好的政治声誉，因为他在该案中竟然胆敢把抨击的矛头指向独裁者苏拉（Sulla）的宠人。公元前79年，西塞罗前往希腊，自称是由于健康原因，同时希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演说技巧和其他学业^②。他在雅典逗留了约六个月，主要研究哲学，结识了后来与他成为终身挚友的提图斯·蓬波尼乌斯·阿提库斯（Atticus）。然后他去到小亚细亚，最后去到罗得斯岛，在那里随著名修辞学家阿波罗尼奥斯·摩隆（Apollonius Molon）进一步研究演说技巧。他在罗马时便曾经听过摩隆的讲学。西塞罗这次学有成就，吸收当时的阿提卡风格和亚细亚风格的长处，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演说风格。

① 参阅西塞罗：《论法律》，I，1—5。

② 西塞罗：《布鲁图斯》，303—314。

他的演说才能和技巧使摩隆称赞不已，慨叹道：“西塞罗啊，我称赞你，称赞你的技艺，但我也为希腊而痛心，因为我看到，我们唯一的优势和最后的骄傲——科学和演说由于你而去到罗马。”^①

两年后，西塞罗回到罗马，开始从事类似后代律师的职业。他成功地为一系列重要案件进行辩护，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年仅三十岁的他于公元前76年被选为下一年度的财政官。他的财政官任职是在西西里履行的，为自己留下了好名声。盖尤斯·维勒斯（Verres）于公元前73年—前71年任西西里总督，任职期间滥用权力，残酷地掠夺当地的财富。西西里人在维勒斯卸任后依法对他进行控告，委托西塞罗为他们辩护。西塞罗认真接受了西西里人的委托，其对手是比他年长、在当时很有名气的演说家昆图斯·霍尔腾西乌斯（Hortensius）。西塞罗的有力辩护使西西里人的控告获得胜利，维勒斯本人未待宣判便自动流亡，霍尔腾西乌斯也宣布放弃为维勒斯辩护。维勒斯案为西塞罗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西塞罗的威望剧增，成为罗马第一演说家和诉讼辩护师，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信任。上述这些业绩为西塞罗在政坛进一步发迹提供了有利条件，使他在竞选官职时一路顺利。他于公元前69年出任市政官，公元前66年出任裁判官，最后在贵族的支持下，成功地竞选了公元前63年的执政官，达到罗马国家官职的最高点，他自己从此也完全站到保守的贵族元老派一边，维护罗马贵族共和制。西塞罗任执政官期间，成功地揭露和粉碎了以破落贵族卡提利纳为首的企图篡夺国家权力的阴谋，使他的政治声誉达到最高峰，被视为共和国的拯救者，被称为“国父”。

西塞罗生活的时期正是罗马社会政治斗争非常激烈的时期。他在揭露和粉碎卡提利纳阴谋过程中只凭元老院的一般决议，未经正常的法律程序处死阴谋分子的做法成为反对派攻击他的口实，使得他在达到政坛的最高点之后，他的政治生涯很快便出现了急促的波折。当时罗马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站在民众派一边的凯撒和庞培迅

① 参阅普卢塔克：《西塞罗传》，4。

速崛起。虽然凯撒与庞培的个人利益不一致，但他们在反对保守的贵族元老派这一共同的目标下联合了起来，与代表骑士等级利益的巨富克拉苏斯于公元前60年夏结成联盟，通称“前三巨头”同盟，手握重兵相挟，瓜分国家权力。凯撒和庞培曾经想利用西塞罗的演说才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但“三巨头”的独裁倾向令西塞罗反感，使得西塞罗既与他们接近，同时又力图与他们保持一定的政治距离。在凯撒的支持下，西塞罗的政坛劲敌克洛狄乌斯（Clodius）被选举为公元前58年的保民官。克洛狄乌斯任职后，立即针对西塞罗处死卡提利纳阴谋分子的非正常合法行为，提出了放逐法案。西塞罗多方求助无效，感到空前的失望，不得不未待法案正式通过，便自动放逐，离开了罗马，去到希腊，然后流亡马其顿。

在西塞罗流亡后，罗马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庞培开始与元老院接近，提图斯·安尼乌斯·弥洛（Milo）在元老阶层的支持下，出任公元前57年的保民官。由于庞培的支持，弥洛的大力鼓动，元老院通过了召回西塞罗的法案。西塞罗于是年9月返回罗马，受到凯旋式的欢迎。政局的转变使西塞罗受到鼓舞，他热望能重新积极参加社会政治生活。然而形势的转变只是暂时的。公元前56年，“三巨头”在埃特鲁里亚（Etruria）的卢卡会晤，重新确认他们的同盟关系和利益划分。公元前53年，克拉苏斯在西亚同帕提亚人（中国古代史书称为安息）的战争中被帕提亚人杀死，使凯撒和庞培之间失去了平衡因素。凯撒与庞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罗马街头不断发生派别冲突，官员无法如期正常选举，罗马陷入无政府状态。公元前52年，克洛狄乌斯被弥洛的支持者杀死，情况变得更为混乱，元老院无能为力，罗马共和国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

在这一斗争过程中，西塞罗的处境十分为难。他的共和政治信仰使他站在保守的贵族元老派一边，但庞培在他返回罗马的事情中有恩于他，同时他也想得到凯撒的支持，从而使他不得不周旋于其间。他希望恢复传统的共和制度，希望自己能在政治舞台上东山再起，然而元老院的无能为力、凯撒和庞培之间矛盾的激化又使他处于非常软弱

的地位。他基本被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颇有怀才不遇、无以效力之感。正是这种混乱的政治形势、共和制度的岌岌可危和他自己不得意的个人处境，促使西塞罗在公元前1世纪50年代后半期除了受托做一些辩护演说外，主要便是在自己的庄园里就演说术和国家问题进行思考，总结自己的演说实践和从政经验，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首先写出了修辞学著作《论演说家》，然后又写出了《论共和国》和《论法律》这两部政治学著作。

公元前51年，西塞罗出任小亚细亚的基里基亚（Cilicia）总督，勤廉的政绩颇受人们赞赏。公元前49年春，凯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爆发。内战期间，双方都想利用西塞罗的演说才能和影响。西塞罗起初支持比较接近元老院的庞培，次年庞培失败后，他与凯撒和解。在凯撒专权的情况下，西塞罗在政治上已无所作为。他避居图斯库卢姆庄园，再次从事写作。他这一时期的写作继续以演说术和政治伦理问题为主，在后者方面写成了如《卡托论老年》（公元前45年—前44年，通常简称《论老年》）、《莱利乌斯论友谊》（公元前44年，通常简称《论友谊》）、《论义务》（公元前44年）等。

公元前44年3月凯撒被刺后，西塞罗再次萌发了恢复共和制的愿望。他站在元老派一边，积极投身于政治斗争，支持以凯撒的义子身份出现于政坛的年轻的屋大维，反对凯撒派的安东尼。不久屋大维与安东尼和解，与雷必达一起结成“后三巨头”同盟，西塞罗被列入不受保护的公敌名单。他得知消息后逃出了罗马，但在前往希腊途中产生犹豫，延迟了行程，于公元前43年12月7日被追兵所杀。共和主义者西塞罗就这样与罗马共和制一起殒没了！

西塞罗留下的文学遗产非常丰富，包括大量的演说辞、各种题材的散文体哲学著作和书信等。

二

西塞罗的《论共和国》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塞罗的朋

友马尔库斯·凯利乌斯（Caelius）在公元前51年致西塞罗的信中说：“你的《论共和国》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①《论共和国》在中世纪初期也曾经受到人们的重视，例如基督教教父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安布罗西乌斯（Ambrosius）、奥古斯丁（Augustinus）等都曾经认真阅读和研究过这部著作，做过许多称引和诠释，但是后来它却一直杳无踪影，以至于人们认为它已经失佚了。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作家曾经多方寻找这部著作，也毫无结果。这使得在很长的时间里，以至于直到19世纪，人们只是根据公元5世纪罗马作家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称引于《论共和国》的《斯基皮奥之梦》和其他一些非常零散的称引，知道《论共和国》这部著作。19世纪初，时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的红衣主教安吉洛·梅（Angelo Mai）于1820年幸运地偶然发现了《论共和国》的抄本。安吉洛·梅是一位博学之人，对古代抄本很有研究。有一部公元8世纪的抄本是奥古斯丁对旧约《诗篇》119—140的注释，抄本用的是经过清洗的羊皮纸。安吉洛·梅对这部抄本认真进行研究，意外地发现羊皮纸上原先抄录的竟是西塞罗的《论共和国》的文字，抄录时间为公元4世纪。安吉洛·梅仔细地对发现的文字进行恢复，读出了《论共和国》的第一卷及第二卷的大部分，第三、四、五卷的一些片断，第六卷则完全失佚了。安吉洛·梅于1822年发表了抄本文字，并收集了其他古代作家的称引，做了一些注释。该版本后来曾经修订再版。在《论共和国》的传世版本中，保存较好的是斯基皮奥的谈话和莱利乌斯等人的一些插话，其他几位年轻人的谈话基本失佚了，并且即使在保存较好的第一、二卷里，斯基皮奥的谈话也有许多重要段落遭损坏，无法恢复，如他对王政的评价、关于最好的国家体制问题的论述等，影响了对西塞罗的国家论的全面理解。

《论共和国》采用的是对话体。虚拟的谈话时间为公元前129年1月末2月初的拉丁节期间，谈话地点在小斯基皮奥位于罗马郊外的一

① 西塞罗：《致亲友》，Ⅷ，1，4。

座庄园里。斯基皮奥家族是古代罗马的名门望族之一，在罗马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老斯基皮奥曾经统帅罗马军队登陆北非，打败迦太基著名统帅汉尼拔，结束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小斯基皮奥生于约公元前185年，本是名门艾弥利乌斯·鲍鲁斯之子，后来过继给老斯基皮奥之子，改姓斯基皮奥。他十七岁时便在生父鲍鲁斯的统帅下参加了对马其顿的战争和皮得纳战役（公元前168年），出征过西班牙，后来参加了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7年担任执政官后统帅罗马在北非的军队，于公元前146年摧毁迦太基，结束了第三次布匿战争。此后他又任监察官（公元前142年）、执政官（公元前134年），远征西班牙，享有很高的威望。小斯基皮奥崇尚希腊文化，维护罗马古代传统，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作家、诗人，对当时的罗马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西塞罗把小斯基皮奥视为公正、仁爱的罗马国家领导者的化身，不过小斯基皮奥对格拉古兄弟领导的民主运动持反对态度。参加《论共和国》谈话的除小斯基皮奥外还有八人，其中四位年长者是斯基皮奥的亲密朋友，另外四人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一代。

西塞罗安排的关于共和国的谈话持续三天，每天谈一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分为两次谈话，占两卷。第一天谈最好的国家体制问题（*optimus status civitatis*），第二天谈国家概念的哲学基础问题，主要是正义（或译公正）问题（*aequabilitas*），第三天谈最优秀的国家管理者问题（*optimus civis*）。整个著作以斯基皮奥之梦结束，说明忠实地服务于国家的人死后会得到永生。

西塞罗在《论预言》中列举自己的哲学著作后曾经说：“属于这类著作的还有《论共和国》六卷，它们写于我仍然掌握着管理国家的舵柄的时候，书中研究的问题很重要，与哲学有直接关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特奥弗拉斯托斯和所有逍遥派哲学家都曾经研究过它。”^①西塞罗在这里指出了自己的国家理论与希腊哲学家的国家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西塞罗是位折中主义者。他自称是柏拉图派，但实际上对

① 西塞罗：《论预言》，I，3。

他影响最大的是斯多葛派哲学，特别是在伦理学方面，斯多葛派的自然论（自然神性）是他的世界观的基本出发点。西塞罗与柏拉图的国家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以社会现实，特别是以罗马国家现实为基础，从而使自己的国家理论摆脱了柏拉图唯心论的乌托邦色彩。

西塞罗在谈论国家问题时，首先给国家这一概念下了一个定义，称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是人们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这里也包含了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界定，强调他所指的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西塞罗的国家和人民概念后来经常被欧洲政治理论家称引。关于国家的产生，西塞罗从自然论出发，认为人们联合起来或形成国家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具有某种天生的聚合性，而国家体制的产生则在于任何一种联合起来的居民体为了能长久地存在下去，都需要某种机构进行管理，这种管理职能或者授予一个人，或者授予选举出来的一些人，或者由许多人，即由所有的人来承担。由此便产生了三种基本的国家管理形式，即政体，其中第一种为王政（君主制），第二种为贵族政体，第三种为人民政体或民主政体。西塞罗借斯基皮奥之口，对这三种基本的简单国家政体的优劣进行评述，认为每一种政体既有优越之处，同时本身又都包含固有的弱点。在王政下，其他人被排除在公共立法和协议之外；在贵族统治下，民众并不能享受真正的自由；在民主政体下，一切由人民管理，但由于不存在任何地位等级，因而公平本身仍然是不公平的。雅典城邦式的民主政体被视为“最不值得称赞”的一种政体^①。西塞罗认为，这三种政体由于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很容易向较坏的方向下滑，从而形成这三种政体的循环更替，不公正的王政、贵族宗派集团和民众放肆的暴政是这三种体制的病态变形，形成个人专制、寡头集团统治和民众的自由放纵。在西塞罗看来，三种政体中以王政最优越，不过还有一种政体比王政更优越，那就是混合政体，即由三种良好的简单国家政体均衡地混合而成的政体。西塞罗认为，混合政体的优点在于它的公平性

① 《论共和国》，I，42；III，47等。

和稳定性，因为它既包含三种基本国家政体的积极方面，即王政的智慧、贵族的权威和民众参与协商的可能，同时又不存在任何引起变更的始因，因为在这里每种因素都稳定地处于自己应有的位置。^① 以上是西塞罗对国家政体问题的基本看法。

混合政体论起初是由希腊政治哲学理论提出来的，后来传入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lybius，约公元前 204—前 122）首先把这种理论应用于罗马共和政体。他对罗马强大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思考，结论是这种强大的根本原因在于罗马国家政体的优越。这一种政体成功地把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众政体这几种基本的国家政体形式的特点结合了起来，具体通过执政官、元老院和市民大会这些国家机构来体现，使它们互相制约，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难看出，波利比奥斯的观点无疑是西塞罗的混合政体论的主要来源，但西塞罗进一步强调了这种政体的道德性。西塞罗把古代罗马国家政体与希腊各城邦的政体进行比较，认为即使是传说中最繁盛的克里特、斯巴达和雅典，那些国家可以说是由一些人各自以自己的立法和规章建立的，而罗马则不一样，它“不是靠一个人的智慧，而是靠许多人的智慧，不是由一代人，而是经过数个世纪，由数代人建立的”。^② 西塞罗在第二卷中对古代罗马的发展作了相当详细的叙述和称赞。自罗马王政时期开始，正是在数个世纪的一代代人的交替中，罗马形成了自己完善的国家政体。在西塞罗看来，这种完善的国家政体在小斯基皮奥时代遭到破坏，也就是格拉古兄弟的民主改革运动动摇了罗马传统的国家基础，元老院被分裂，人民被分裂。由此可见，西塞罗认为最好的混合型国家政体的具体体现是在格拉古兄弟的民主改革运动之前，在平民与贵族斗争的基础上使国家内部关系得到调整而迅速强盛起来的罗马贵族共和制。

第二天谈国家概念的哲学基础问题，主要是国家管理中的正义观，并

① 《论共和国》，I，69。

② 同上，II，2。

且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西塞罗在第三卷中安排菲卢斯特非正义说，即没有非正义便不可能管理国家，让莱利乌斯持正义说，驳斥菲卢斯的观点，说明正义如何有利于国家管理，最后由小斯基皮奥表示支持正义说，认为没有正义，便不存在国家。第四卷仅存很少的残段。从那些残段看，在这一卷里显然谈到社会等级、道德标准、市民教育以及文学艺术的作用等问题。

西塞罗在第五、六卷中集中谈优秀的国家管理者（rector）问题。由于这两卷残损太严重，除《斯基皮奥之梦》之外，只传下来一些非常零散的片段和后代作家的转述，因而人们只能根据这些材料对西塞罗的观点进行一些联想和推测。西塞罗认为，管理国家靠公正，公正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只有公正地统治，国家才能存在。统治者行为不公，国家即被破坏。西塞罗认为，优秀的国家管理者应该明智、公正、克己、富有口才、通晓法律，知道希腊作家^①。优秀的国家管理者应该关心人民，人民利益至上^②。西塞罗在此前谈到国家管理时实际上已经谈到这个问题，认为应该由一些能主持公道的人来管理国家^③。归结起来，优秀的国家管理者最本质的方面是智慧和德性，丰富的智慧使他能对国事进行明智的决策，良好的德性使他能公正地行使权力，管理国家。

三

《论法律》是《论共和国》的续篇。《论法律》也是用对话体写成的。与《论共和国》不同的是，《论法律》以西塞罗生活的时代为背景，谈话就发生在不久前，西塞罗本人就是主讲人。这部著作的传世抄本为三卷，抄录时间为公元9—10世纪。马克罗比乌斯在《萨图尔

① 《论共和国》，V，2。

② 同上，V，8。

③ 同上，I，61；III，51等。

努斯节会饮》中有语称“西塞罗的《论法律》第五卷”^①，因此有些研究者推测，《论法律》作为《论共和国》的姊妹篇，也应该由六卷组成。在传世的三卷中，第一卷谈法的本质，即其自然性；第二卷谈宗教法；第三卷谈官职。其中第一卷写作最为完整，加工最为精细，传世抄本也最为齐整，残损的地方不多，第二、三卷的文字则显得比较粗糙。许多迹象表明，西塞罗可能未能最后完成这部著作。在凯撒专政期间，西塞罗的政治信仰和个人理想深受压抑。他在公元前46年4月中旬或稍后一些时候致好友瓦罗的信中再次谈到“研究习俗和法律”^②，有些研究者认为，西塞罗在这里提出重新研究法律问题，可能是由于他原先未能把《论法律》一书最终完成。

西塞罗认为，国家是靠法律管理的，良好的国家需要有良好的法律才能维系，古代罗马的发展和强大就是一例。与此同时，罗马法律也像罗马国家一样，是在许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自然形成的，这就提出了法的自然本性问题。

西塞罗的法学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斯多葛派的自然法观念。西塞罗首先指出，论述法的问题必须从法的本质（*natura iuris*）开始，然后再论述法（*lex*）本身。这就为他阐述自然法观念提供了理论前提。从自然法观念出发，西塞罗的基本观点是：法律乃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乃自然之力量，它允许做应该做的事情，禁止行不应该的行为。在西塞罗看来，法律分两种：一种是自然法，或称神法；另一种是人法，即人们通常理解的法律，成文法。西塞罗在《论共和国》里便曾从自然观念出发，强调真正的法律乃正确的规则，应与自然相吻合，适用于所有的时代、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是稳定的、恒常的，不可能被人为地取消和限制。^③西塞罗认为，法不是以人们的意见为基础，而是以自然为基础。一切正确的成文法源于自然，在最好的国家体制里，理应有与其相适应的符合最高的自然理性的法律。西塞罗从

① 马克罗比乌斯：《萨图尔努斯节会饮》，V1，4，8。

② 西塞罗：《致亲友》，IV，2，5。

③ 《论共和国》，III，33。

斯多葛派哲学的人天生平等的观念出发断言：“人类不存在任何差异。”^① 理性和智慧人人共有，每个人都有学习能力、认识能力，只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西塞罗传达的斯多葛派的这一理论在当时的奴隶制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但它反映了一种进步的观念。西塞罗认为，人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生活法则，人们共同具有一种天生的仁慈和善意感。^② 与此相联系的是正义问题。西塞罗认为，正义以自然为根据，没有自然，便不可能有任何正义。仁慈、爱国、虔敬和为他人服务或感激他人，这一切的产生都是由于我们按本性乐于敬爱他人，而这正是法的基础。^③ 由此而涉及人的德性问题，西塞罗认为，自然是区分好坏、美丑的标准和根据。人们应把正义、德性等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不应作为获利的手段。如果追求它们是为了获利，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正义、德性可言。^④ 道德是正确执行法律和行使权力的基础。关于权力和法的关系，西塞罗强调说，官员的职责在于领导和发布正确的、有益的、与法律相一致的政令，并且认为，任何事物都不及权力与法和自然那样相一致。西塞罗的至理名言是：“官员是说话的法律，法律是不说话的官员。”^⑤ 当然西塞罗所说的法律是指符合自然理性的真正公正的法律，所指的官员是符合自然理性的真正公正的、依法办事的官员。以上是西塞罗的自然法的基本观点。

《论法律》第二卷谈宗教法，涉及宗教的各个方面。西塞罗所理解的宗教，即对神灵的信仰，是同政治和哲学相联系的。它以理性为基础，同时植根于人们的传统信念。《论法律》第三卷谈官职，文字在谈官员履职时中断。西塞罗在这一卷里对罗马官制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弊端，特别是由于设立平民保民官而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尽管书中对

① 《论法律》，I，29。

② 同上，I，35。

③ 同上，I，42—43。

④ 同上，I，48—49。

⑤ 同上，III，3。

平民保民官职务的抨击出自昆图斯之口，西塞罗对昆图斯的看法甚至进行了批驳，但西塞罗对保民官职务的不赞赏是一目了然的，这是与他的贵族共和制理想相一致的。

西塞罗承认，他的《论法律》在许多方面模仿了柏拉图的《法律篇》。不过他又强调，他模仿柏拉图的主要是风格，而不是思想。应该说，西塞罗的这一自我评价是恰当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涉及的法律是真正的罗马法律，他对法的哲学理解主要不是源于柏拉图，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源于斯多葛派的学说，特别是帕奈提奥斯的学说，后者的法学理论实际上是在罗马现实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

总的说来，西塞罗的政治理论总的出发点是斯多葛派哲学的自然论，他的政治理论的现实基础是罗马共和国历史，他的政治理论追求的目标是通过从政治哲学角度颂扬罗马古代传统，以恢复理想的古罗马共和体制。西塞罗的理想未能实现，但他却通过《论共和国》和《论法律》这两部著作作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人们主要是通过这两部著作了解古希腊晚期政治哲学思想，通过它们了解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思想理论。西塞罗的思想无疑具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四

《论老年》和《论友谊》从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角度出发，谈如何看待老年和人们之间友谊的实质。

《论老年》写于公元前44年。谈话假设发生在公元前150年，参加者卡托（公元前234—前149）是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历史学家，首创拉丁散文，一生著述丰富。他崇尚罗马古代传统，对希腊文化抱有偏见。在这一点上，书中卡托的形象与历史真实不完全相符。小斯基皮奥（公元前185—前129）是位风华正茂的青年，莱利乌斯是小斯基皮奥的挚友，学识渊博，二人都崇尚希腊文化。虽然《论老年》属哲学著作，但书中主要不是谈抽象的哲理问题，而是从斯多葛哲学的恬淡寡欲的伦

从位于罗马东南、距罗马不远的阿尔皮努姆庄园给阿提库斯的信中写道：“你写信说，你不知道我们的人应该做什么；那种无望的事态早已使我感到不安。为3月15日事件而感到欣慰是愚蠢的，因为我们表现出了男子的勇气，然而请相信我，却是孩童的智慧。要知道，虽然树干被砍掉了，但是没有刨根，因此你看到，它又如何长出了新枝。”^① 西塞罗在自己的庄园里度过了公元前44年的夏天，以哲学著述驱除心灵的忧伤。^② 在这期间，西塞罗曾经打算前往希腊雅典看望在那里学习的儿子，但时局的变化和一些其他因素使他改变了主意，回到罗马，于9月2日在元老院发表演说抨击安东尼。安东尼在9月19日的元老会议上发表演说，回击他，对他的一些政绩进行种种恶意诋毁。西塞罗在9月2日发表演说后又去到普特奥利庄园。他是什么时候去那里的，说法不一，有说是在9月2日发表演说之后，有说是在安东尼9月19日发表演说之后。约至10月末，西塞罗在普特奥利庄园写出第二篇抨击安东尼的演说辞。西塞罗在11月26—29日致阿提库斯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从事哲学写作（实际上还能做什么呢？），很出色地撰写《论义务》，把它献给西塞罗。”^③ 他在11月5日致阿提库斯的信中说：“如帕奈提奥斯论述的那样，我写成《论义务》两卷。他写了三卷。”^④ 尽管我们不知道西塞罗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撰写这部著作的，但由此可以断定，西塞罗正是在这期间撰写了《论义务》前两卷。关于《论义务》第三卷的写作，西塞罗在上述11月5日致阿提库斯的信中说，帕奈提奥斯除了上述三卷书外，还想继续阐述关于高尚和有利之间的冲突问题，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写，波西多尼奥斯论述了这个问题。西塞罗希望得到这部著作，正托波西多尼奥斯的一个门生把书的主要内容抄录给他。西塞罗在11月中旬从阿尔皮努姆庄园致阿提库斯的信中说，他已经收到波西多尼奥斯的那位

① 西塞罗：《致阿提库斯》，XV，4，2。

② 《论义务》，II，4。

③ 西塞罗：《致阿提库斯》，XV，13，6。“西塞罗”指其同名儿子。

④ 同上，XVI，11，4。